



《大写西域》

作者:高洪雷

版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时间:2016年1月

知和行书局

荐阅书单

海航大厦店
华夏银行店
海航万绿园店
南方出版社店
国秀城店

《最美乡愁》

胡同是老北京的重要组成部分,而胡同里各家各院的老门联,又是北京胡同文化的精髓。这里说的老门联,是指雕刻在住宅大门上、之后再以黑字红底,或红字黑底油彩的门联。舒了出生在老北京的满族人家,他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,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走遍北京城里的胡同,在重现胡同历史的同时作者在走访中也把在胡同人家里发现的约240副门联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记录下来,集合成这本书。这些门联做工精细,笔法讲究,真、草、隶、篆无所不包。小小的门联里有大天地。

作者:舒了
时间:2016年5月
版本:北京燕山出版社

《美好的七年》

有读者说,这本书令人想起电影《美丽人生》。表现身处黑暗生活中的个体秉承的乐观精神,在这一点上本书的确跟《美丽人生》很相像,但它又更加荒诞、幽默,因而也更加勇敢。凯雷特1967年出生于特拉维夫,他被戏称为“以色列全国书店作品失窃率最高的作家”。本书是作者基于自身经历写成的回忆录式的随笔集。他将自己生活中荒诞的细节诚实地袒露,特拉维夫仿佛一个荒诞而超现实的世界,幽默感出现在最意想不到、最具错置感的情境下。凯雷特在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、有趣和深刻之间自由转换,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反复无常,而人类又是如何在最不可能的地方寻找善的。

作者:埃特加·凯雷特
时间:2016年3月
版本: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沙龙: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(1917-1937)》

作为“历史空间研究”的最新成果,本书以“沙龙”这一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文化空间承载历史现场和文人风范。论述中规中矩,以梳理沙龙在中国的引入与发展脉络为起点,先后进入“曾朴的沙龙”、“邵洵美的花厅”、“林徽因的太太客厅”和“朱光潜的读诗会”等现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和话题性的新型空间,观察“沙龙”、“都市”、“文人”与“文学”之间的关系。本书最为可贵之处,在于敢于直面最核心的对象和论题,以纯厚的思考力和写作力呈现出20年间“沙龙”由新变老的演变脉络,带出中国文学黄金的20年间文学与文人真实的生命状态。

作者:费冬梅
时间:2016年3月
版本:北京大学出版社

《大写西域》: 浏览古西域历史的全景视窗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华文

长期以来,西域几乎就是遥远、神秘的代名词。那些雄伟的绿洲古城、俊俏多姿的楼兰女子、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,在宋代之前,全部沉入岁月的荒漠。对于很多人来说,西域的历史也只是零散而片断地呈现,很少有人像了解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更替一样,了解广袤西域千年来的沧海桑田、日月轮转。七十万字的历史纪实文学作品《大写西域》(上下册),还原了一个清晰、立体的西域。

本书作者高洪雷现为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,他常年研究西域历史文化,已出版《另一半中国史》《另一种文明》等著作。《大写西域》则是吸收西域学、历史学、文化学、民族学和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果。全书共四编四十五章,在大量历史素材的基础上,通过具体生动精彩的描述,提供了一个浏览古西域数千年历史的全景视窗,这对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、文化、社会发展与边疆变迁,具有突出的意义。

本书之所以取名《大写西域》,包含着三层意思。其一,大写不是“工笔画”,尽管全书篇幅与构架庞大,但高洪雷并没有在细枝末节上纠缠,而是把西域放到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,在更久远的时间长河中,反思西域古国兴衰更替带给今人的沉思。其二,大写不是“戏说”,而是抱着严肃的治史态度写作;其三,也是最关键的一点,大写是因为西域太重要,又往往被忽略。中国史书对西域着墨甚少: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,西域仅占一卷。《三国志》中连“西域传”也没有单列。在传统史家眼里,西域是边缘,是塞外,是蛮荒之地。可那里有中国六分之一的国土,是中国黄河文明、东夷文明之外西域文明诞生的地方,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著名的通道,是丝路经济带中最活跃的区域,曾为世界文明进步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难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这样说:“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,我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。因为,那是一个文化汇聚的福地。”

西域,是自汉代以来对于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。狭义的西域专指玉门关以西、葱岭以东的地区;广义的西域则是古人对于阳关、玉门关以西,包括中国西部、中亚、南亚、西亚乃至欧洲的统称。《史记》提到的西域国家是十五个,分布在广义的西域,是自汉代以来对于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。狭义的西域专指玉门关以西、葱岭以东的地区;广义的西域则是古人对于阳关、玉门关以西,包括中国西部、中亚、南亚、西亚乃至欧洲的统称。《史记》提到的西域国家是十五个,分布在广义的西域。

西域,是自汉代以来对于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。狭义的西域专指玉门关以西、葱岭以东的地区;广义的西域则是古人对于阳关、玉门关以西,包括中国西部、中亚、南亚、西亚乃至欧洲的统称。《史记》提到的西域国家是十五个,分布在广义的西域。西域,是自汉代以来对于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。狭义的西域专指玉门关以西、葱岭以东的地区;广义的西域则是古人对于阳关、玉门关以西,包括中国西部、中亚、南亚、西亚乃至欧洲的统称。《史记》提到的西域国家是十五个,分布在广义的西域。

力学、地理学、地质学知识,将这些转瞬即逝的国家填充丰盈,独立成章。

《大写西域》一书中,“新发现”不在少数。比如,长期以来,史家们认为新疆的母亲河只有一条塔里木河,贯穿整个塔里木盆地。真是如此吗?高洪雷在梳理史料后认为:古西域还有一条河,叫南河。众所周知,古代的商旅、使者、僧侣在大漠边缘行路,靠的是骆驼、马驴,而这些队伍最不能缺少的,就是水与草。如果说丝路北道,是顺着塔里木河行进,那么,丝路南道,就是顺着南河行进。正因有了南河,才有了美丽的丝路明珠。

尽管西域地广人稀,大漠漫漫,但这里是古代政治、文化最为宽容的地方。在这个人类交流的十字路口,周穆王、张骞、法显、玄奘西去了;佛图澄、鸠摩罗什、苏祗婆、马可·波罗东来了……这个看似文化贫乏的地方,曾经是喧闹的文化集市,这个物品奇缺的区域成了无所不有的商品集散地,各种宗教先后抵达,多种不同语言在此交流。一场场爱恨情仇在这里开场、落幕,一次次文明交汇在这里开始、结束。圆

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: 载不动的京味乡愁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高中梅

著名作家叶广芩,是当今中国文坛一道令人注目的风景,代表作有《乾清门内》、《战争孤儿》、《注意熊出没》等,作品中透着浓浓的京味和大家气派,使人心醉神迷。而在新作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中,则展现了叶广芩记忆深处那带不走的童年,载不动的乡愁。

这本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,由一系列描写北京百姓生活的故事组成,包括《太阳宫》、《月亮门》、《鬼子坟》、《后罩楼》、《扶桑馆》、《树德桥》、《唱晚亭》和《黄金台》九篇,每篇篇名都是一个北京建筑的名字,蕴涵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深深眷恋与追念。这些叶广芩自幼生长、耳熟能详的地方,在北京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进程中,或已灰飞烟灭,或已面目全非。几十年离别故乡的生活经历,使得叶广芩饱蘸浓情之笔,描写了北京百姓人家的日常生活,记

录下老北京的历史、风俗、人情,留给现代化的北京及当代北京人最珍贵的记忆。

叶广芩动用了她最独特、最难忘、最熟悉的生活素材,构思精巧、匠心独运。如《太阳宫》讲述了在“我”的童年记忆中,曾经拥有过的京郊农家生活的悠闲快乐,曾经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“太阳的宫殿”;《唱晚亭》写在老房拆迁时一块刻着“唱晚亭”的石头,使得带有一夜暴富梦想的后人们狂热追求,而当“赌石”后发现它毫无价值又一哄而散;《后罩楼》则通过对旧王府后罩楼主人“珍格格”的身世追究,道出“文革”中造反者的追悔,折射出人性的光芒。字里行间,北京的百年兴衰沉浮,连同风景地理、风俗人情一同得以展现。

叶广芩的作品,以皇族后裔和满族后人为主人公,书写他们的命运传承,时代

作者:叶广芩
时间:2016年6月
版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改变的。这是生活的馈赠,命运的烙印。对此,她曾经说:“从胡同我看到了这座城市内心的厚重和达观。”

叶广芩是旗人,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满族贵族家庭,祖姓叶赫那拉,这是一个庞大而辉煌的姓氏,以出皇后而著名。古老的北京并没有为这个叶赫那拉氏的后代带来平静的青年时代,动荡的青春,早逝的父亲,在母亲贫病交加之际她却长久地离开了北京,北京这个古都里葆有了她太多的伤痛的记忆,也给了她最初的、最为基本的人生态度。46岁那年她发表了她的成名作《本是同根生》。和今天的80后、90后作家相比,她可真是大器晚成了。此时她开始大量地写旧北京的生活。时间记住了一切,但并不能抹去一切,叶广芩用自己的笔记下了这逝去的岁月。